



摩克多塔拉

Rabindranath Tagore
MUKTADHARĀ

根据 1953 年加尔各答国际大学出版部版
孟加拉语原著译出

摩克多塔拉
——自由的瀑布
【印度】泰戈尔 著
石 真 译
吴晓铃 注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3.625 插页 8 字数 45,200

1986 年 8 月新 1 版 198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据原新文艺版修订重排)

书号: 10188·594 定价: 0.69 元

摩克多塔拉^①

景：

巫多尔古特——北岭——山地，有一条路通向山上的湿婆^②庙。远方天际现出高耸云霄的钢铁机器的尖顶，它的对面是湿婆庙顶的闪亮的三叉戟^③。路旁的芒果林里搭着一座帐篷，那是国王罗那吉特的行宫。今天是初一，在没有月光的暗夜里，湿婆庙里要举行庄严的燃灯祭。国王必须步行到庙里去，他现在正在帐篷里休息。

罗那吉特的皇家技师比菩提经过多年的努力，费尽心血，终于利用钢铁制成的机器的功能把摩克多塔拉瀑布的水源闸住了。为了对他的这一特殊功勋表示崇敬，巫多尔古特的居民正陆续来到湿婆庙前的广场上准备举行盛大的庆祝仪式。湿婆的信徒们整日不停地一边唱着赞颂湿婆大神的歌辞，一边游行着。他们有的捧着香炉，炉里香烟袅袅，有的吹着法螺，有的敲着铜铎，有的用

双手打着节拍。

〔湿婆信徒们唱赞歌上：〕

赞颂那

恐怖的毁灭之主

和平幸福的缔造者

大神湿婆！湿婆！

赞颂那

涤清疑虑的

扯毁枷锁的

驱逐恐惧的

大神湿婆！湿婆！（下）

〔一个异乡的旅客带着献神的供养上。他向巫多尔古特的市民问讯。〕

旅客 请问，那个插在天空、又高又大的东西是什么呀？看着怪可怕的。

市民 你连那个都不晓得？大概你是个外乡人

① 摩克多塔拉(Muktadhārā)：这里用做一个瀑布的私名，原字的意义是“自由的瀑布”。

② 湿婆(Siva)：印度教三大天神里的毁灭神。

③ 三叉戟(Trisūlin)：湿婆的标识之一，印度教的湿婆庙里用它，有的婆罗门种姓的人也在额上画它。

吧？那是机器。

旅客 机器？什么机器？

市民 我们的皇家技师比菩提花了二十五年的工夫制造的机器呀！现在，总算完工了。今天是举行庆祝大会的日子。

旅客 那机器有什么用处呢？

市民 把摩克多塔拉的水源闸住。

旅客 哎呀！它简直象个阿修罗^①的骷髅头，没有血，没有肉，颧骨高耸，露着锐利的牙齿。它站在天空，张开大嘴，日日夜夜窥伺着你们巫多尔古特这座酣睡的城市；你们这些活生生的人啊，眼看着就会象一段枯木头似的凋萎、僵硬、失掉生机啦。

市民 我们精力旺盛，不是那么容易被毁灭的，你倒不必替我们担忧。

旅客 也许是这样吧。不过，那样的怪东西真不适宜在太阳和星光之下出现，隐藏起来会更好些。你还看不出来它好象惹得整个

① 阿修罗(Asura)：印度教和佛教里的恶神，意译“劣天”，或“非天”，“天”是神的意思。

青天日夜都在生气吗？

市民 那么，你今晚不到庙里去看燃灯大祭了么？

旅客 正是要看燃灯祭我才到这里来的。每年在这个季节里我都前来瞻拜湿婆大神，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庙宇上面的天空竟被这个怪物塞得黑压压地透不过气来。今天，突然看见了这种景象，我感到一种无名的恐惧，我的全身战栗。它狂妄地压低了庙顶，那是对神的不敬。我现在就去献上我的供养，可是我失去了喜悦和宁静的心情。

〔一妇人上。她头上蒙着一条雪白的披肩，遮盖了全身，一直拖到地面。〕

妇人 苏曼！我的苏曼！（向市民）伯伯，你们全都回来了，可是我的苏曼一直到现在还不曾回来啊！

市民 你叫什么名字？

妇人 我是周奈村的安巴。他……他是我眼睛里的光亮，我生命中的呼吸，我的苏曼。

市民 他怎么啦？小姑娘！

安巴 他们把他带走啦——我不知道他们把他带到哪里去了。我到庙里去礼拜湿婆大神，等我回到家里，他们已经把他带走啦。

市民 我想他们一定是把他捉去修筑摩克多塔拉的水闸去啦。

安巴 我听说他们是从这条路上把他带走的，一直带到古里峰的西边——远哪，远得我都看不见了，而且，我也看不见那边有路啊！

市民 光是哭哭啼啼的有什么用处！我们正要
到湿婆庙里去看燃灯祭。今天是我们的大
节日，你也跟我们一块去吧！

安巴 不，伯伯，那天我也是到庙里去礼拜湿婆大神的啊！从那天起我就怕去献上我的供养了。听，我告诉你们：我们的祈祷、我们的供养，从来没有达到我们的天神，我们的父亲的身边，在半路上就被人抢去了。

市民 谁把我们的祈祷抢去了？

安巴 把苏曼从我的怀里抢走了的那个人。到

现在我还不知道他是谁。苏曼！我的苏曼！
我的孩子苏曼啊！

〔全下。

〔巫多尔古特的太子阿比吉特派遣的一位使者上，
他要见皇家技师比菩提，比菩提正向湿婆庙那边
走去，这时使者、比菩提相遇。

使者 比菩提老爷！太子特意派我前来见您。

比菩提 他有什么吩咐？

使者 这些年来您一直努力修建水闸，想把我们的摩克多塔拉水源闸住。可是，它一次又一次地崩溃了，无数的生命埋葬在坍塌的泥沙里，无数的生命被湍急的奔流卷得无影无踪。今天，到底——

比菩提 他们的性命并没有白白地牺牲，我的水闸总算建成了。

使者 可是，西布特拉伊的居民直到现在还没有听到这个消息。他们决不会相信有谁能够把天神赐给他们的水源控制住。

比菩提 天神赐给他们的只是水，但是赐给我的是控制水的能力。

使者 他们安心地生活着，他们绝没有料想到会有什么灾难来临。他们还不知道一个星期之后，他们的肥沃的田地……

比菩提 你怎么和我谈起他们的田地来了？他们的田地和我有什么相干？

使者 怎么？您修筑水闸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为了让他们的田地干裂，谷物早死吗？

比菩提 不是的。我的目的仅只是想要证明人类的智慧能够战胜那些在他的周围摆着阵式的泥沙、岩石和水流的威力。我没有闲工夫考虑什么农民的玉蜀黍田的干旱和损失。

使者 太子问您，难道现在还没有到您应该考虑的时候么？

比菩提 是的。我默想的是那机器的伟大威力。

使者 那饥饿的哭唤竟不能打破您的沉思？

比菩提 不！洪水的怒涛冲不毁我的水闸，眼泪的压力也不会使我的机器颤抖。

使者 您不害怕诅咒？

比菩提 诅咒！你看，当我们在巫多尔古特征调不出劳工的时候，我们奉了国王的命令，到钱德帕德纳地区，挨家挨户地把十八岁以上的青年男子全都抓了来。他们有许多人再也不能回到他们家里去了，可是，我的机器却在千万个孩子的母亲的咒骂声中胜利建成。一个和天神的威力作斗争的人，人们能诅咒他还能理会？

使者 您已经为您的声誉建立起纪念碑，这荣耀完全归于您自己。现在，王子吩咐您，要您自己把亲手建起的荣誉的碑石砸碎，它会带给您更伟大的声誉。

比菩提 那个纪念碑还没有完工的时候，它只属于我自己；现在，它是整个巫多尔古特的财产，我已经没有毁坏它的权力。

使者 太子说，他自己要行使这种权力。

比菩提 什么？巫多尔古特的太子竟会说出这样的话么？他莫非不是属于我们的？难道他是西布特拉伊的人？

使者 他说：巫多尔古特不仅仅是机器统治的王国，那里还有天神，他要证明这一点。

比菩提 在机器的神奇的威力面前，天神会自动退避三舍。这，我个人就可以负起提供证据的责任。告诉太子，在我那机器的铁掌下，我并没有留下任何可以从它掌心里逃脱的道路。

使者 毁灭之主可不是常常只在大路上巡行的呀！人们肉眼看不见的漏洞和罅隙在悄悄地等待着他的光临呢！

比菩提 （吃惊地）罅隙！你说什么？你知道什么罅隙？

使者 我怎么能知道呢？那个需要发现它的人，他一定会知道的。

〔使者下。〕

〔巫多尔古特的市民们上，他们正要到庙里去参加庆祝大会。他们发现了比菩提。〕

市民甲 喂，大技师！你真能干！什么时候你偷偷溜，就跑到我们前面来了？喏！我们连晓得都不晓得呢。

市民乙 这是他的老习惯！他总是悄悄地一步一步向上爬，你还没有注意呢，他就赶过别人去了。他就是我们查布瓦村里的秃头比菩提呀！我们常常一块儿去上学，我们也常常一齐被我们的老师凯拉斯拧耳朵。可是，现在他可把我们都给丢在后面了，并且作出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情，真是了不起！

市民丙 嘿，哥伯瑞！你拿着花篮、张着大嘴、呆呆地站在那里干什么啊？莫非你从来没有见过他？把花环^①拿出来，我来给他戴上。

〔他们给他套上花环。〕

比菩提 算啦，算啦，够啦……

市民丙 什么？够啦？不行。你忽然变成一个伟大的人物了，你的脖子要是能够一下子长得象骆驼那样长该多好！整个巫多尔古特的人们要来向你的长脖子上套花环，一

① 花环(Puspa-mala): 印度礼节用鲜花穿成长环，向神佛、长辈、贵宾献上。旧译“花鬘”。

直埋到你的鼻子尖，那才合适呢。

市民乙 我说，老弟，哈里斯那个打鼓佬怎么直到现在还不见他露面呀？

市民甲 那个懒骨头！非得把他脊背的肉皮当做鼓狠敲一通，才算……

市民丙 瞎讲这些做什么！要是单讲打鼓的话，他的手可比我们有劲儿。

市民丁 我本来想：我们今天应该把比沙伊·塞孟特的彩车借来，让我们的比菩提坐在里面出去巡行一番，可是，今天就是连国王也必须步蹶着走到庙里去。

市民戊 你倒是做对了。塞孟特的车子呀，简直是“达沙罗特”^①！在路上走着走着它就碎成十辆车了。

市民丙 哈！哈哈哈！“达沙罗特”！我们的伦布有时候说话可真俏皮。“达沙罗特”！

市民戊 不是开玩笑。我儿子结婚的那天，我

① 达沙罗特 (Dasa-ratha)：十车王，印度史诗《罗摩衍那》里英雄罗摩 (Rama) 的父亲的名字。这里用作形容车子太破旧的双关语。

借用过他那辆彩车。嘿，我拉它的时候比我坐它的时候还要多得多！

市民丁 让我们这么办吧！我们把比菩提抬到庙里去。

比菩提 哎！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哪！

市民戊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应该这么办。你虽然生长在巫多尔古特的怀抱里，可是，如今你已经骑到巫多尔古特的脖子上去了，你的头、你的肩膀当然也非得比一般人突出不可了。

〔他们把木棒搁好搁在肩上，把比菩提抬了起来。〕

众市民 (欢呼)皇家技师万岁！比菩提万岁！

(合唱)嗨！机器！嗨！机器！我们向你膜拜，
顶礼，打躬！

你的机轮不停地发出庄严的轰鸣，天上震耳的雷霆也羞惭地向你敬崇！

你可怖的巨齿咬穿了世界万物的胸膛，

你鹰隼似的利爪撕破了大地的心

脏——

攫出散布在地心中的矿藏。

你的烈焰如千百攻坚摧固的火炮飞
扬，

具有销熔钢铁，粉碎岩石，撼山倒海的
力量。

有时你臃肿如土丘，高峻象杉木，巩固
如严墙，

有时你轻如掠过大地，闪烁在海洋，飘
漾在空中的一缕浮光。

你统治世界的魔术师机器哟！

我们向你膜拜，顶礼，打躬！

〔国王罗那吉特和大臣从帐篷所在的那一方向上。

罗那吉特 你从来就没有能够把西布特拉伊的
人民制服过。现在到底还是由比菩提借着
控制了摩克多塔拉的水源，找到了一个迫
使他们驯服的方案。可是，你呢，好象并不
十分热心。你是嫉妒他吗？

大臣 不，请陛下原谅。我们的职责并不是拿

着斧子、铲子与泥土和岩石作斗争。我们的工具是政治，我们交往的对象是人们的心灵。我曾经提出过派太子去治理西布特拉伊的建议，太子与当地人民之间的感情的牢固联系，实际并不弱于摩克多塔拉钢铁水闸的力量啊。

罗那吉特 可是结果如何？拖欠两年的租税！西布特拉伊过去也曾经常闹严重的灾荒，可是从来没有人拖欠过皇家的租税。

大臣 太子正为陛下获取比租税更有价值的东西。可是，在这紧要关头，陛下把他召回来了。要知道治理一个国家，对于广大的群众决不应该忽视。陛下必须记住：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痛苦的力量会逼使这些下等的顺民不顾一切地抬起头来。

罗那吉特 你的政治论调总是时时在变换。你曾经不只一次地告诉我，国王统治人民应该象骑士控制他的马匹——骑在它的身上，给它以压力，就会占优势；统治异族人民尤其需要采取高压手段。你没有说过这

样的话吗？

大臣 是的，我曾经这样讲过。当时的情况不同，在那种情况下，我的建议是合理而又及时的。不过，现在……

罗那吉特 我简直一点儿也没有把王子派到西布特拉伊去的意思。

大臣 为什么呢？陛下。

罗那吉特 那里的人民不是我们自己人，我们如果过分和他们接近，他们就会不怕我们。我们容或可以用情感赢得自己的人民，对于异族只有用恐怖使他们永远畏惧我们。

大臣 陛下，您忘掉把太子派到西布特拉伊去的真正原因了。因为太子不久以前似乎神情十分不安，我们怀疑太子对于自己的身世也许从旁了解了一些真情——他并不属于皇家血统，而是从摩克多塔拉瀑布脚下捡来的弃儿。为了使他忘怀……

罗那吉特 对于这一切我完全明白——最近他差不多每天夜里都跑出去独自躺在瀑布脚下。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有一天夜里